

在商场里

庄新儒著



在 商 場 里

庄 新 儒 著

一九六四年·上海

在 商 場 里

书号 10005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 绍兴路 74 号)

字数 9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5\frac{1}{4}$

1964 年 6 月上海新 1 版 1964 年 6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26600 册 定价 (3) 0.44 元

(原上海文艺印 16000 册)

燕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內 容 提 要

解放以来，和工业、农业一样，我国商业上的变化和发展也是巨大的。但是目前这类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多。这本集子里的十五篇特写、小说，写的都是上海的商业、商店工作人员生活的今昔变化和当前商业战线上的跃进面貌。作品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店员在解放前痛苦的生活遭遇，揭露了解放初期不法资本家投机倒把的丑恶面貌，记述了政府部门、店员工人对他们进行的严肃斗争，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后上海商业欣欣向荣的气象。作品着重反映了商业工作者在大跃进以来为国家建设、人民生活积极服务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例。

目 次

一个女店员的遭遇	1
“米老虎”的下场	23
商场一夜	25
阳光照进了满庭坊	51
“隔着布袋卖猫”	70
一张核价单	85
丙代人	94
、在商场里	108
做“媒人”	114
老徐送粮	119
老箱底	125
供应员老胡	139
老来春	135
“六股头”的故事	140
一个出色的厨师	146

一个女店员的遭遇

黄浦江边的海关大鐘慢悠悠地敲响了八点，洪亮清越的鐘声，伴随春意醉人的晚风，飘过繁华熱鬧、灯光輝煌的南京路。

永安公司寬敞华丽的商場里，傳出陣陣輕快的欢笑，晚归的顧客在和营业員殷殷話別；漂亮的姑娘挽着俊俏的小伙子东顧西盼，喁喁低語。一串串琥珀珍珠般的灯泡射出万道霞光，竞相爭艳，映照着一張張幸福的笑臉。黃色的、藍色的、玫瑰色的、果綠色的磁磚拼成的象棋盘似的地面，显得格外亮堂。透明玻璃的柜台，花花綠綠的櫥窗，閃閃发光的穿衣鏡，組成一幅鮮明瑰丽的图案。

三楼玩具部里万紫千紅琳琅滿目，小巧玲瓏的电动汽車、卜卜直跳的橡皮青蛙、活潑可愛的布娃娃，吸引住无数个天真的孩子；孩子乐得跳跳蹦蹦，手舞足蹈，同来的大人也禁不住眉开眼笑。玩具組长程玉坚大姊胸前佩着布質服务証，扶了扶老光眼鏡，正在柜台上忙碌地接待顧客。忽听得一声惊喜的呼喊：“阿程，你还在这里啊！”

这声音好熟啊！可就是看不清，程玉坚忙不迭摘下眼鏡，掏出手帕在眼角上下抹了几抹，这才認出来了，“是你

呀，阿邵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”

两个人几乎都楞住了。两个人面对面端詳了好一陣，还是程玉坚先开口：“阿邵，多少年不見了啊！你今年已經四十八岁了吧？”

“嚶，老啦！亏你还記住我的年紀。”

“怎么不記得，你忘啦，我只比你小一岁呀！”

“可不是，說什麼我也忘不了你，忘不了我們同在一起受煎熬受凌辱的那些日子；昨夜我看了《劳动报》上《女店員今昔》的那篇文章，一看題目，就猜想准写的是你，看着，看着，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掉，枕头上湿漉漉的一大片。心想定要和你見見面，这才忙里偷空，趁着吃过晚飯的休息時間赶来看你的呀！”

給她这一提，程玉坚感到一陣酸楚，眼眶又紅了起来，赶快勉力压制住，强使自己的两只眼睛不去朝她看，移轉到柜台前面的孩子身上。一群孩子就象春天初开的花朵，小臉蛋就象剛从树上摘下的苹果，多么逗人喜爱呀！看着这群孩子，紅紅的眼圈漾开了笑紋，“那些眼泪淌不完的日子都过去了，阿邵，記得嗎？我們两个过去天天哭，还只敢背地里暗暗地哭呀！你看，我的眼泪又禁不住要流下来了，但，这跟过去不同，这是开心欢喜的眼泪，过去流的可是悲痛辛酸的眼泪呀！”

“你說的不錯，那些日子，那些事情，真是哭也哭不完，哭也哭不够呀！”

“啊，阿邵，我还忘了問你，你現有工作沒有？”

“看我这人，光顾跟你提过去的那些日子，还没告诉你顶顶使人高兴的事，我也有了工作了呀！我跟街道办事处

的同志说，只要有工作，只要能让我为建设社会主义大花园出把力，哪怕千里迢迢，万里遥遥，我也去；他们却照顾我年老体弱，把我分配到聾哑学校去做行政管理工作。你知道，乍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都飞上天了，阿程，你说我能不想起过去的事吗？”

这时，扩音器大喇叭里响起了叮叮咚咚的打烊铃声，女播音员一遍又一遍地向顾客们亲切道别，顾客陆陆续续从呼呼旋转着的玻璃穹门走出去了，这一对老姊妹还站在柜台边久久不肯分离。

程玉坚感情激动，眼睛一眨不眨地凝望着阿邵，从她的身上又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窗外吹进来阵阵晚风，繁荣的夜市就要结束了，程玉坚的心象生了翅膀，飞呀，飞呀，一下子又飞到那些永世难忘的艰苦岁月……

二十九年，在这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，有钱的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；没钱的辗转沟壑，饿死街头。

程玉坚在十八岁的那一年，父亲死去了，她哭哭啼啼埋葬了父亲。那时，妈妈年老多病，弟妹六人都在嗷嗷待哺之年，还有个风烛残年的阿婆，她就辍学了，大姨妈说：“阿坚，还是出去找个事情做做吧！”

谈何容易，在那个人吃人的年代，到哪里去找事情做

呢？何況，家里也有人反对，一个女孩子家出外抛头露面傳出去总不大象話，碰着个坏男人怎么得了？不管怎么样，程玉坚出去东托西求，总算有了点眉目，到電話局去学接電話。不知怎么一来，阿婆耳朵里刮进几句话：“接綫生可做不得呀！電話局門口走出一个女的，就有一大群馬蜂似的油头光棍圍上去。”阿婆哭呀！吵呀！頓足捶胸，死也不讓去，眼看到手的职业就这样吹了。

但是，九口子人要張嘴吃飯呀！懂事的程玉坚瞞过了阿婆，悄悄去跟媽媽商量：“永安公司要招考女職員，讓我去試試吧，那里是大公司，总不会怎么样的，可是千万不能讓阿婆知道。”

媽媽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“囡呀，苦了你，也实在沒办法，可你生得矮小，还不象个大姑娘，他們会要你嗎？”

“这……”程玉坚頓時呆若木鷄，大眼睛直瞪瞪一动不动。

“你姨媽有双穿不下的高跟皮鞋丢在这里，我給你找来。”亏得媽媽想出了这个主意。

程玉坚穿着那双两寸高的，脚趾头前面塞了許多旧棉花的高跟皮鞋，一扭一拐进了永安公司大門。

这是永安公司第一次招考女職員。考場在五楼飯堂里，里面放着一張張鋪着洁白台布的圓桌子，前来应考的姊妹們圍坐在旁边，前方正中，象个审判席似的，一排长长的紅木条儿，还擋了个木柵栏。主考人是年已花甲的宋大板，长袍馬褂，正襟危坐；身旁站着个瘦骨嶙嶙的穿西装的中年

人，手里捧着本花名册，喊着一个个人的名字。“程玉坚”，程玉坚颤抖着走过去，眼睛看着脚尖。

“抬起头来！”台上的楊大板猛喝一声。

程玉坚吓了一跳，慢腾腾地仰起头，立刻羞得面颊升起两朵紅云。宋大板贼眉贼眼地在她身上来回打量，穿西装的瘦个子凑过来在耳根低低说了两句，楊大板点点头，又装模作样嘖嘖咕咕問了她几句半通不通的英文，就揮揮手叫她退下去。

就这样算是考过了，而且居然考取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录取的条件是八个字：身材苗条，五官娟秀。

程玉坚欢呼跳跃地回去，一头伏在媽媽怀里，“好了，考取了，有工作做了。”媽媽苦笑着，滿是茧紋筋絡的手，在她头上撫摸着，断綫珍珠似的眼泪滴在她头发上，“阿坚，出去做事，处处要当心，媽真不放心哪！”

“媽放心，我这么大了，还能讓人吃掉？”程玉坚掏出手帕給媽媽抹掉眼泪，眼前忽然又出現了楊大板的面孔，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
南京路上四大百貨公司，以永安为首。在那个时代，这家中国人开在中国土地上的大公司，哪有一星半点中国气昧呀！門口站着个挺胸凸肚滿臉黑胡子的“紅头阿三”，一身笔挺的白帆布制服，胸前一排黃銅鈕扣耀眼发光，看到衣衫破旧些的“赤脚人”，就上来拦住不准进去。商場里終日弥漫着污浊、混杂的空气，五顏六色的洋文广告，鬼蜮眼似的彩色霓虹灯忽明忽暗，刺耳的爵士音乐的噪音，使人昏昏

沉沉。橱窗、柜台、货架，到处都是奇形怪状高贵奢侈的舶来品，价目牌上也尽是写的英文。

程玉坚被派在女式部，那里专卖些闊夫人、姨太太用的胭脂、香粉、绣花鞋之类的东西。没多久，又被调到音乐部。

“阿程，明天你到大光明去卖唱片。带上留声机去。”音乐部的胖管理捂着鼻子对她說。

“为啥要上那里去卖？”程玉坚睁大着眼睛問。

“嗯，你去了自会知道。”胖管理搭足架势，一副不屑答理的样子。

胖管理是老板的亲信，在音乐部里就象个小皇帝，看着誰不順眼，只要歪歪嘴，那人的飯碗就保不牢了。小小的程玉坚怎敢多問，隔天一早，就收拾收拾去了。

大光明电影院那块流线型宝石似的招牌，在店鋪林立的柏油馬路上显得十分神气，远远就已看見。程玉坚刚到門口，就有一个蓄着八字胡子，手搖油紙折扇的人把她領上了樓。

二楼迴廊尽头有座孤零零的小房間，那个領她来的男人推开門，指指里面說：“你就在这里做。”

“怎么做呀？”

“哈哈，便当，便当，”那男人咧开嘴，露出黄灿灿的大金牙，“到这里来看电影的全是上等客人，叫你带来的这些唱片都是在銀幕上放映的新影片里的插曲，电影还没开映，客人在外面休息等候的时候，你就打开留声机放几張新唱片給他們听听，听得中意，看好电影后他們自会来买的。”

“噢，噢，这种事，我没做过。”程玉坚望着他诡谲的眼光有点害怕。

“没做过，一朝生，两回熟，做做就会做了。”那个精怪似的蓄着八字胡子的男人阴笑了几声，走开了。

窗缝里徐溜溜吹进一阵冷风，房间里就剩她一个人。程玉坚顿时觉得这地方，阴森可怖，仿佛脚下就是万丈深坑，地面正在崩裂塌陷，吓得她一身冷汗。这时距离早场开映时间还有刻把钟，门外已有走动的声音，她不敢怠慢，连忙打开留声机，摇动发条，放上了一张唱片。

消沉、轻薄的音波从小房间里传送出来，在迴廊漫步的人群里起了一阵骚动，伸头探脑，一窝风拥了进去。

胖胖的、瘦瘦的、头戴大礼帽的、手提“司的克”的，站着，扒着，倚着，占满了一屋子。

“喏，新来的，真标致！”贪婪、邪恶的眼光集中到程玉坚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、脚上。

程玉坚的脸色在渐渐发白，象乱箭攒心似地难受，那个把住留声机的手也在发抖了。

“嘻嘻，小姑娘，我来帮你放……”一个满脸油光的矮胖子挤眉弄眼地挨过来抓她的手。

“不，不，走开！”她挣脱着，躲闪着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唱片落地跌得粉碎。

“哈哈，小姑娘，别走，我们看好电影要来买的呀！”

这是什么鬼世界？她气得脸都发青了，好端端一个女孩子，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受人侮辱？

晚上，南京路一片灯海，她拖着沉重的、疲乏的脚步回到公司，哭丧着脸哀求胖管理：“明天别叫我去，我做勿来。”

“飯桶！”胖管理狠狠地白了她一眼。

大光明电影院不去了，但是一顆惊悸的心还是时时在跳动。胖管理象游魂似地終日跟在后面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，去上厕所也不放松。一趟一趟花言巧語要請她到外面吃飯、看戏、跳舞，她都硬硬头皮拒絕了，胖管理恨得牙痒痒地，只是当着众人面，不好发作。

有一天，听说楼下商場在大拍卖，程玉坚抽空下去兜了一圈。永安公司一年要搞四次“大减价”，这是資本家撈刮錢財的騙人手法，程玉坚什么也沒买，沿着楼梯一級級走上來，正要踏进音乐部去，只听得一声嚎叫：“你到哪里去的？”

宋大板虎起面孔，双手插腰，跨开八字步子，拦在門口。程玉坚汗毛直豎，知道准是胖管理去“戳壁脚”的。

“下去看看的。”她低声回答。

“哼，看看，滚回家里去看吧，你們这种只配做做花瓶的，要多少有多少。”宋大板发瘋似地暴跳如雷，地板蹬得咚咚响。

四周聚了许多看熱鬧的人，居然还有拍手怪叫的，程玉坚从未受过这样难堪的侮辱，一时只覺眼前漆黑，天旋地轉，滿腔怨憤再也压制不住，掩着面孔奔过去，伏在桌上号啕大哭。

她哭得那么凄凉，那么悲痛，旁边好些姊妹都陪着落下

了眼泪。

晚飯沒有去吃，她肚里一点不覺着餓，眼睛哭腫了，喉嚨哭啞了。阿邵是和她同時考進來的，又同在一個櫃台，這時走了過來，透着萬般無奈的聲氣說：“宋大板叫我去跟你說的，剛剛罵得你哭了，說要送一盒香粉給你消消氣。”

“呸！”程玉堅猛地抬起頭，“誰要他的香粉，你告訴他，他敢送來，我就攆掉。把我們當什麼，當玩物嗎？高興時哄哄，不高興摔摔。”

“妹妹，別朝我發火，我也是沒辦法呀！”

“我不怪你，我恨他們。”兩個人緊緊地摟在一起。阿邵從袋里摸出兩個冷饅頭，倒來一杯開水，好歹勸她吃了下去。

“旁人都羨慕我們進了大公司，其實，真是天知道，我們的命真苦啊！”阿邵嘆了口氣，繼續說下去：“看我們這緊身窄袖的号衣，老板都給起了名堂呢，現在穿的藍旗袍叫‘勾魂藍’，冬天穿的黑旗袍，叫‘撈命烏’，老板要我們去勾誰的魂，撈誰的命呀！唉，我們變成什麼人了。”

穿穿這些“勾魂藍”、“撈命烏”算什麼，老板還有直接把人當作活廣告派用場的呢！美國有家蹺腳工廠出了一種“康克令”牌子的金筆，銷路缺缺，無人問津，駐在紐約的永安公司坐莊把它運了來，幾個老板嘖咕了一番出了個鬼主意，在二十三號金筆櫃上，挑選了幾個年輕漂亮的女職員上去站崗，冠上個侮辱性的別號，“康克令西施”。又去請來幾個黃色海報的記者，拍照訪問，整天製造些什麼“康克令西

施”的艳聞秘史，招引来了无数追蜂逐蝶的浪子闊少，素不相識的会在鈔票中夹上請赴约会的小条子，有的就干脆拜托經理介紹軋朋友，被逼到这个柜台来的姊妹个个哭得象个泪人儿，淌掉的辛酸眼泪可以淹沒这座柜台，有的就不明不白地被关进富豪公館的籠子中去了。但是，“康克令”这块牌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金笔中的“名牌”了。

程玉坚当时也曾起过这样的念头：不做了，不吃这口飯。但是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到哪不是一样，何况現在找职业又是那样困难。她痛定思痛，还是只能忍气吞声地做下去。

金风送爽，落叶飄零，秋天来了。沿馬路一扇扇明徹透亮的玻璃橱窗全已換了打扮，这些橱窗就象都市的眼睛，它們对季节的轉变最敏感。今年，永安公司城堡式的广厦門楼上，添挂了一幅迎风招展的大紅布幔，上面貼着几个粉白剪字：“四楼举办时装表演，欢迎各界仕女貴宾蒞临參觀。”

最先知道举办时装表演这个消息的是几个年輕的姊妹。在一个阴雨霏霏的中午，秘書处把她們叫了上去，地上，沙发上，写字台上杂乱地摊着一包包打开的五顏六色的綢緞、花布，几个綢厂、布厂的老板諂媚堆笑地站在旁边，平时两眼朝天見人不理的秘書老爷这时現出一副慷慨和善的样子，把手揮揮：“你們自己拣吧，每人听拣六件，拣自己喜欢的。”

站成一排的姊妹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又不知有什么飞来禍

事降临到头上。程玉坚也在里面。

有个头戴瓜皮帽的綢厂老板連忙跨前一步，抓住块湖綠色綢料子抖擻了几下，牙齒縫里迸出話来：“嘿嘿，小姐，看看多漂亮，拣吧，我們送的，不要錢。”

姊妹們还是站着不动。秘書老爷的猴臉刷地变了色，骨碌碌的眼珠射出冷嗖嗖的凶光。

沒奈何，几个姊妹誰也无心挑拣，随手抓了几块料子丢在一边。

她們才轉身要走，秘書老爷在背后一声喊：“慢！料子由你們拣，做什么样式得听我們的。走，到裁縫間去。”

姊妹們面面相覷默默交流着惊恐的眼色，仿佛說，逃不掉了，要遭难了。程玉坚站了出来，对着秘書老爷問：“你要我們干什么？”

“哈哈，要你們去出出风头，穿上漂亮时髦的服装，涂上胭脂抹上粉，到台上去走一圈，不好嗎？”秘書老爷狡黠地縱声狂笑。

“台上？”

“对，台上，我們大板要办时装表演，台就要搭好了。”他又回头对那些綢厂、布厂的老板眦眦眼：“这对帮助你們打开銷路也大有好处啊！是吧？”

“唔，原来是老板用我們做广告。”姊妹們想到这里，个个都沒臉見人似地低下了头。但是，脚步仍然只得跟着秘書老爷移动。

时装表演开幕了。四楼搭了一个高高的舞台，台下早

已挤满了看客，自然都是一些所谓“上等人”、“高雅绅士”、“名媛淑女”。幕幃慢慢拉开，乐队吹吹打打，奏起了荡人心弦的情歌，台上走出了“表演者”，身上都是穿的最新式样的时装，有袒胸露臂的晚礼服、有妖形怪状的长旗袍、有束紧腰部的跳舞裙……走过的“表演者”脸上都毫无表情，好象后面有着牵线的木头人似的。

咔嚓、咔嚓，镁光灯忽亮忽灭，无数只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台上。

“好啊！好啊！”“比裸体电影还有意思。”一阵阵的怪叫，喝彩，拍手，顿时秩序大乱。唉！这哪里是大公司女职员干的活，这简直是人间地狱。

二楼布匹綢呢部的生意今天特别好，大板前俯后仰笑得象个弥勒佛。

程玉坚气愤地从台上下来，马上脱掉身上的新时装，鄙夷地看都不愿多看一眼，就走了出去。

她刚刚跨进女厕所的门槛，电灯没开，黑洞洞地，听到断续的呜呜的声音，是谁在哭泣？

她连忙掩上门轻轻走过去，借着窗外射进来的一线微光，看到了伏在窗台上的一个背影，啊！这不是阿邵吗？

“阿邵！”她拍拍她的肩膀，“你平常总劝我不要哭，今天怎么啦？唉！谁愿意到那台上去，活现眼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阿邵仰起了脸，摇摇头。

啊！她还有什么伤心事吗？程玉坚心头别别一跳，眼